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十三)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 記

(三十)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叢書

史記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梁懷王。故云：諸姬也。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徐廣曰：都中都，卽括地志云：中都，在汾州平遙縣西十二里。以參爲太原王。明城卽古晉陽城，晉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卽此城也。以勝爲梁王。耳。徐廣曰：都睢陽，漢書梁王名揖，蓋是矣。按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也。於大梁，以其卑濕，徙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卽古陳國城也。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卽括地志云：清河，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通數文帝二年，至十二年，徙梁爲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

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

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穎曰地名

也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卽棘壁是也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

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

略與漢中分所處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

界秦山西至高陽國屬陳留高陽縣名也注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國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

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

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城之方梁孝王苑中有落援巖榭龍岫鴈池鵠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

王竹廣睢陽城七十里而後下和之者睢陽曲今腫以爲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

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

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壘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得一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漢

名脩竹院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鳧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官儀云

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乘皆備千乘萬騎而出也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響入言響則傳聲止人清道言出入者互文耳

入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周禮

有奇詭之人鄭玄云奇詭譎性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

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同也。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

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輿，郭展曰：但將駟馬往，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因

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

殿門，與漢宦官無異。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

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竇太后議格。如淳曰：格，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故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故閣。字林音紀，又音隴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

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謂意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

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邱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

王。姓軒，邱名豹也。王乃命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

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闕，茅蘭說王。謂案漢書音：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

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闕，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闕。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

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漢書作梁山，述征記云：良山，際清

水。今濼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

也。括地志云：梁山在郛州。齊張縣南三十五里，卽獵處也。有獻牛，足出背上。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有梁孝王之冢。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濟東王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滄。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鬻樽直千金。詩云：酌彼金罍，罍有畫雷，雷之象，以金飾之。孝王誠後世善保鬻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鬻樽，平王太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鬻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鬻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音連，側格反。漢書王陵傳：迫迫前，諱也。謂爲門扉，扉，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敢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

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類犴。韋昭云。犴音岸。按

友。或作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

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地理志。桓邑。關。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

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

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漢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

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爲令梁孝王怨望，欲爲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寶嬰之正言也。周家立子不合立弟，如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

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寶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

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

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應縣。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同。彼云封唐，此云封應，應亦

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

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歲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愛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

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殷人尙質，親親謂親其弟而授之，周人尙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宜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

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廐。霸昌廐。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冷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築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隲孫羊。竇嬰正誦。袁盎劫傷。漢竊梁獄。冠蓋相望。鵬成鷗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考證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歸有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詭事。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顧炎武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人之意。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武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爲王。漢書謂之景十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爲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爲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闕音遇，程姬子曰餘非

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音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漢書云：大行令奏曰：「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

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

無窮。孝武帝聽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

於儒者。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漢書云：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闕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壝垣爲宮。宮外之服，度地

音野。王云：「廣外行馬內田，音人橫反。」又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

音軟。又音奴。亂反。壝垣，牆外之短垣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風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遊，

以爲祀。爲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魏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

今祭禮以祖，非也。據帝系及本紀，皆言魏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爲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

江陵城坐侵廟壝垣爲宮。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曰：「吾王不反矣。」既而爲郢都所訊，懼而

尉邳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衛士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而廢後乃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與馬晚節齊齋晚節猶言末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更故舊曰易好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

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

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

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泥淖蘇林曰淖音夜使人迎與奸服舍中

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

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漢書云建女弟微臣爲蓋侯事既聞

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按逸周書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蘇林曰爲無所當錄無所省錄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謂不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盡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謂詭詐之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謂彭祖自爲二千石掃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

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

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

治宮室禱祥。服虔曰：求福也。按坤蒼云：禱，祿祥也。列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

卒行徼鄒陽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

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五教反。好內，有子枝屬百

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

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

雄壯，謂切而理文，天子加親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漢書昆侈，臨康王子，

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蔭矣。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韋安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

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爲識，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爲脫桂裳，免簪笄，而飾侍者唐兒，使

施玄的，結羽斂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婢，女汚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音半。而飾侍者唐兒，使

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

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帝以武陵零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曰鮒音拘爲長沙王

帝以武陵零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曰鮒音拘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漢書齊蓋繆王齊有幸臣桑

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

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漢書告中尉桑彭祖子去嗣坐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鐵矢

戰守備候淮南之起。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常雅金矢以金爲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

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如淳曰窮寄於上最親皇后之妹於上爲從母故寄於諸兄弟最爲親愛也。意

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

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

謚爲哀王子慶爲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

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

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蘇林曰音奪國部氏音之悅反許慎說文解字云他活反字從木稅以母

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

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三蒼云媚丈夫妒也又云妒女爲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

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

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服會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

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齋按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

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

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

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

萬戶爲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爲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爲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爲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輔。嗣子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聽逐。江郡有才。中山魏和。長沙地小。膠東造獸。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爲六。

考證

五宗世家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權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姓張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

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

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

三等。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公羊傳文。昭至

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與列侯也。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

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匈奴去

病伐匈奴。西溘月氏。西溘音蘇，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臨輪海。西溘月氏。氏西我國名，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

藏，以賞元戎。元戎，大戎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實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

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謂立驪

六安王，滄山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閔。

臣且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

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

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閔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

二十七人議。徐廣曰：蕭何之玄孫。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

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

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

曰：立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元狩。四月戊寅朔癸卯，御

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闕，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

嗚呼，戲。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直以白茅，歸以

音稱。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

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

有僇不滅，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

八年無後終。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稽，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卿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魏能同天。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董粥氏虐老獸心，

按匈奴傳其國貴壯賤者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慮老也 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萌一作吐韋昭云吐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降旗奔師 如淳曰儀其旗鼓而來降也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卽昆邪王偃旗鼓降時葷粥徙城匈奴徒東也北州以綏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便母乃廢備結先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毋侮德 徐廣曰便一作非薄也漢書作藥便音符味反 毋乃廢備結先生解云言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 非教士不得從徵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 褚先生解云非習禮義不得在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三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謂京口南 五湖之間五湖者具區洮曰太湖五百里 其人輕心揚州保疆徐廣曰一作疆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故曰五湖也其人輕心揚州保疆案李奇曰保恃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晏曰侗音同 褚先生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

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蠶上宣。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且社惟玄。宵人不避，軍弼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

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肥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

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

一子爲平曲侯。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又云在濰州文安縣北七十里。一子爲南利侯。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最愛少

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其後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

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三十二

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

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

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境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

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

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儂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

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

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

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且果作怨而望大臣自

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案昭帝鈞弋夫人所生武帝崩

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宣帝能不使胥且疑怨亦由權臣輔政食立幼主之利

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

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爲之。不知時何人，公

皆往使治。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寶武帝子狀，侍御

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卽行法直斷

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

章爾雅。爾雅，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爲近，故云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

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周公輔成

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尙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

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天下

笑。於是燕王且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且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

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且

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且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且妻子孝昭以骨肉

之親，不忍致法，寬赦。且妻子免爲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滫，白芷，音止。又音

昌，改反。漸，漬也。滫，如禮滫澠之滫，謂洗也。音思。滫反。滫，音雖。香，草也。以米汁漬之，無君子不近，庶人不

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考證

三王世家。○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尙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

續蕭文終之後於鄼。索隱：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鄼，音嗟也。○臣照按年表：鄼廢而紹以筑陽，筑陽廢而紹以武陽，武陽廢而紹以鄼。索隱于年表及蕭相國世家俱只辨音贊之非音嗟，並無續封南陽應音嗟之鄼之說。此處所云不知何本，且紹封筑陽，改武陽亦俱並注明。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並見荀卿子。○臣照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子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無。

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皆往使治燕王也。○燕王監本訛作廣陵，今改正。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

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

夏之文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十餘年然後踐帝位二功用可知也

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

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水之陽箕山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

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

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率犢上流飲之許由致犢此山亦名許由山在

洛州三陽城縣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謂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謂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謂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謂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謂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謂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謂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果蕞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之二子也。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尤。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馬融曰。首陽山在曲之中。蕞。蕞。蕞也。爾雅云。蕞。繫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蕞。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蕞。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衰。薄不遇大道之時。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其云。非是怨邪。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繫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兮。是今清源縣音陽山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若夷齊之自行。

如此可謂善人者耶。又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糟糠之妻是也。顏子一簞食，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跖。肝人之肉，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暴戾恣睢。」如字。昨音休。季反。恣睢，謂兇暴而惡戾也。都隱生恣音資。唯音千。餘反。劉氏恣音山。之陽。膽人肝而餓之。暴戾恣睢，如字。昨音休。季反。恣睢，謂兇暴而惡戾也。都隱生恣音資。唯音千。餘反。劉氏恣音也。言盜跖兇暴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農陰山，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漢音同。按澧水名，因為鄉。今之澧津，即平陵縣有盜跖家，未詳也。盜是遵何德哉。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齊魯桓楚靈，或擇地而蹈之。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襄是高山之頂，窳跡滄洲之濱是也。謂北郭諸鮑焦等是也。時然後出言，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遠聽賢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為天道不敬的言是非，故云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者，古人之道。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然後

須歲子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不能自修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
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亦不能自修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故上
文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
又言天下一氣，操行不執，富厚累代，是其重者。彼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雖伯夷得夫
矣。是其輕者。此也。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求見已之著。操不已，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食夫
子而名彰，頗是同也。又引同明相照，亦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亦此而發論。見已立名者，述之後懼名。賈子曰：「亦操
財而士，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亦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亦此而發論。見已立名者，述之後懼名。賈子曰：「亦操
行廉直而不稱，若夷齊，頗同。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此而發論。見已立名者，述之後懼名。賈子曰：「亦操
溼沒而不稱，若夷齊，頗同。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此而發論。見已立名者，述之後懼名。賈子曰：「亦操
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財，求也。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也。作關鳥
公引而稱之也。賈夫，徇財，求也。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也。作關鳥
生。賈子，譬作史記，若貪夫，徇財，求也。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也。作關鳥
並繫辭文，下同類相求。謂天欲雨而柱礎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
而萬物覩，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又引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之情皆得觀見。故已今日又
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後五
百歲而巳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觀之也。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後五
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
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樂。樂所以立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伯
禽獸草木牝牡，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伯
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伯
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叔齊雖有養生之性，得太史公作述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以喻顏回附驥尾而名彰千里。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音捨趨向也。捨

賤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固難砥音旨，砥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曉達，若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不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聚，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考證

伯夷列傳。○監本有小注云：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案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爲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并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蓋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臣照按：升老子于伯夷之上，誠爲開元時謬見，而張守節隨之，良可嗤笑。明監本改依太史公之舊是矣。但不著改之者之名，不知語出何人。今若仍刊卷首，後人讀之，轉生迷惑，是以刪去其小司馬妄議。史公老子韓非同傳，欲加改竄，殊屬無謂，亦并刪焉。而著之于此。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臣照按史家所爲史贊者。自東漢後。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顧炎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偃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大夫。蝦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暎。九曰絕也。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音古。賈。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

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昭。昭。產莊子。處。處。產悼子。其夷。其夷。產懿子。武。武。產景子。耐。耐。產微。凡十

代。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爲相。辭曰。臣之

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齊

也。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三。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少而百姓易作行也。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重。謂錢

也。管子有輕重篇。輕重。謂輕重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謂怒蕩舟歸。南。謂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

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今齊州。東河也。桓公欲背

曹沫之約。沫音妹。左傳作沫。其葛反。管仲因而信之。以劫許。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資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站。三歸。三姓女。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賤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後百餘年。而有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案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世本及系本。靈公名光。景公名杵臼。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謂已能。語不及之。卽危行。已增倍。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則制秤量之。可行卽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縲。音力。追反。縲。音石。父也。有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案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縲紲反。皇覽云。晏子家在臨淄城南。南當水南。桓公冢四。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

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案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及晏子春秋案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其書世多有也。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音逸。軼，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管子言管仲世所謂賢

以爲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小之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爲此。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

管仲之謂乎。管子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親，是管仲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

不爲無勇者邪。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

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脣，轉禍爲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考證

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王鑿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

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國語無猛字。

慎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

晏子儼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墓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爲不倫也。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國圖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頤疎齒，方口厚唇，頰有三五連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

耳有三門足踏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有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籍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遺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案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苦縣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屬淮陽郡苦音估而按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尙存在今亳州真源縣東有灑那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城東有灑那祠老子所生地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聃聃耳漫周守藏室之史也史乃周藏室之柱下也因以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即藏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六水反說者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蟠蒿細葉蔓生於沙漢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蟠蒿江東呼爲斜蒿云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賈之良賈謂善貨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去子之驕氣與然齋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而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
朴子云：老子西遊，過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指地志云：於是老
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其兩反爲子，僞反。於是老
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善內學星宿，服結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也。
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常過，候物色而述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書與老子俱，流沙之
西，服具勝實，莫知其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述，謂視其氣，物有異
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
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
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莠菽爲糧，蓬蒿爲室，杖木爲林，著艾爲席，茹芡爲食，壘山著書十五篇，言道
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
即以同太史儋爲老子，故二百餘歲。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書蓋及也。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
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
儋卽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
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
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
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相反，尋其意義，亦並不違。或曰：儋
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案此云：封
號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左宗
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
子注：音鑄，之樹反。注子宮，宮玄孫假。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邛太傅，因

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緇音黠。而後之也。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

為自化，清靜自正。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

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蒙人，今蒙縣。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劉向別錄云：宋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志云：漆園

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寓言，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故云

人。故莊子有寓言篇。寓言，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箠。胠音丘。魚反。胠音苦。類反。胠，亦有音去。胠音去。刳反。

篇名皆擬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以詆訛孔子之徒。詆音訛。訛音毀。營音營。孔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充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充桑子，長累虛為名也。即老聃弟子長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纒。劉

司馬彪云：庚桑楚，楚人姓名。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長累之山。成瑨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

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

楚已下皆空設言。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剝音剝。剝，剝也。剝，剝也。剝，剝也。雖當世宿學

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洗洋音汪羊。又音晃。洗洋音汪羊。又音晃。洗洋音汪羊。又音晃。故自王公大夫不能器之。楚威王聞

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孤，小也。特也。豈，

不羣也。豚，小豬。臨宰時，子亟去。音謀。無汚我，故反。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濞，音烏。濞，無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

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

上此龜舉無爲留骨而貴乎。舉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刑名法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王劭按紀年：韓昭

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

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喜刑名法術之學。子之書，言人主當執

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而其歸本於黃老之法，不尙繁華，清

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商鞅所爲書，號曰法。而其歸本於黃老之法，不尙繁華，清

簡無爲，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

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

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

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

則用介冑之士，胥兜登也。今者所養非所用，養交之臣，非勇悍忠樞及折衝禦侮之人也。所用非所養。

韓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又非姦邪諂諛之士。親往者得失之變。非見王安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非所著。國之君則得失之時也。五蠹蓋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言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林上下。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此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心恐犯逆。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亦未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有橫失。謂理能盡說己之情。此雖是難。尚非極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劉氏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前說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會說深辨。知前人意。可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君實為厚利。而詐作陰顯者。陽也。謂其也。而前人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之。而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君實為厚利。而詐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

其身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不可不
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謂事多相類語言或
悟便成漏泄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爲恩德故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
見疑如是者身危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澤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逆說有功則其
者身危是恩意未深韓評時政不爲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牆壞有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
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已功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爲說者預知其計而說者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劉氏
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
彊述關中遂旨忤情自招誅滅也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謂音紀覓反說彼大人
令爲之謂人主已營爲而說者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謂音紀覓反說彼大人
刺讖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讖權韓子竊權作實重謂葛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論其所
愛則以爲借資謂說人主愛行也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謂說人主所憎惡人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謂人主志在簡
也汎濫博文則君上嫌其多泛濫文而無當汎濫浮辭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謂人主志在簡
也汎濫浮辭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汎濫浮辭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謂人主志在簡

如此其汙也。反。慮。慮是汙。則非能仕之所設也。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

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其子鄰父說皆當矣。昔者鄭

武公欲伐胡。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郟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

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

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當。當。當。當。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

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

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

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爲蟲。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

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

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

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案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死矣。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適諫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案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案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爲。道尊東魯。述宣西垂。莊蒙糊糊。申書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亡李斯。

考證

老莊申韓列傳。老子者正義。朱縉玉札及神仙傳云。○臣照按漢武惑于神仙方士。並宗老子。故司馬遷作老子傳。著其鄉里。詳考其子孫。以明老子者亦人耳。非所謂乘雲氣。御飛龍。不可方物者。故一則曰。老子。隱君子也。再則曰。老子。隱君子也。良史心苦矣。正義翻引神仙荒唐謬悠之論。以爲史注。夏蟲不可語冰。有如是。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紀封禪書云。合十七歲。秦本紀云。七十七歲。

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田穰苴爲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甄城縣屬濟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

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軍即反遂以將軍爲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

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

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

待賈。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已音紀親戚左右

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仆音赴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勒兵申明約

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援作操枹音孚謂鼓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

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

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

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

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騶，以徇三軍。」

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騶，以御馬在左故也。駟音附，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

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卑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

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

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

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

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田乞、田倍子，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

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爲齊威王也。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

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褻矣。謂司馬法說行

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褻。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旣多司馬兵法，以故不

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買以徇，三軍驚傷，我卒既張，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考證

司馬穰苴列傳：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史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爲將，遂以成功，歸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爲潛王卻燕晉，而戰國雜說，遂以爲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阿甄，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廬，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孫子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子謂豎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起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吮音弋。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

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皇甫謐曰：今河南城爲直之，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卽封吳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爲相。韓之公族。尙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爲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卽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

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郤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系家。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
龐涓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戮事楚。死後留權。

考證

孫子吳起列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徐孚遠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

救鬪者。不搏搢。索隱。按搢。謂以手持搢刺人也。○余有丁曰。搢。義當爲擊。非矛戟也。

批亢擣虛。索隱。按批者。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

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也。○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搃其肱之肱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之虛。即封吳起爲西河守。○徐孚遠曰。前旣爲西河守矣。此又云。蓋雜引而未刪正。臣照按徐說非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蓋加以封耳。下乃云。爲西河守。甚有聲名。而不得爲相。今并作一句讀。遂疑此句重出。

公叔爲相。索隱。韓之公族。○臣照按戰國策。公叔疑爲魏公叔痤。非韓公族也。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起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差不同。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左氏舉直諫。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左氏作費無極。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平王

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

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案地理

志穎川有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

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

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

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司馬奮揚城父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

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

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案

音犬語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

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

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

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案弓執矢嚮使者劉氏貫音嚮又使者不敢進

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

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

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

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

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其關在西北，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

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

陽深陽縣，張勃，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深音粟，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益，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蓋

居之於淮。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

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

專諸於公子光。左傳：專諸設詐，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

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

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

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

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也。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及蓋餘也。後開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

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

六與潛。後所封治縣有天柱山。陶之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字瓦。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

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案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取楚之居

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

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

從。音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

遂至郢。郢音以正反。又以非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案

音云：國名。郢，走音。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卽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

自爲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

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申包胥言

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

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且死不遂木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

前途尙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

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

於稷案稷丘地名在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

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案地理志汝南有

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爲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

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善寒反又音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楚地音

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

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姑蘇當作樞李乃文誤也左傳戰軍郤闔廬病創楚良反將死謂

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

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土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

文氏字子禽，楚郢人。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

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

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

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艾陵，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

以歸。鄒，魯國，魯君居鄒州。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

吳，而重寶以獻。遣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

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

剋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

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

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

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

胥專復強諫，諫，皮過反。沮毀用事，沮，自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

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

陳是鄆音僂括地志云故鄆城在豫州襄南四十二里又有白亭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尙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乘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求反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識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惡良獨忍詎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抉眼棄德

考證

伍子胥列傳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臣照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無之左氏載直諫者伍參也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唯文翁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翁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過人失於邪僻文過參也魯鈍也曾子遲鈍也柴也愚愚直之愚由也嗻失於嗻鄭玄曰子路之行也僻過人失於邪僻文過參也魯鈍也曾子遲鈍也柴也愚愚直之愚由也嗻失於嗻鄭玄曰子路之行也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速理頗回任道怒不過分遷

閱損字子禽鄭玄曰孔子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禽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

子禽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閔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論語季氏使閔子禽爲費宰子禽曰善如

有復我者我者宜來召我必在汶上矣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

其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氏曰再言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國曰莫安

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諸侯在家爲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言任諸侯之

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

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

冉求字子有鄭玄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窮教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

之何其聞斯行之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向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

雞，佩玃豚。玃，案冠以雄雞，佩以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左氏云：古者

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導

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

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亂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

受不義之責也。充字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孔子曰：片言可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樂毅曰：適

我用，故云無所取。擊字，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衣敝緼袍，曰緼，案著也。與衣狐貉者立，

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

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

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子路為蒲大夫，子路為之宰，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

言備臣數而已。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案音鼻，言寬恭正以靜，可以報

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賈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

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

夫孔悝之邑宰孔悝之邑宰蕢乃與孔悝作亂左傳則與之盟而立則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

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

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

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蕢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勿聽

於是子路欲燔臺蕢懼乃下石乞壺擊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衛故侮悝之人不致有惡言

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左傳子貢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

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

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燧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安國曰

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

親故言汝安則爲之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子安國曰自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

可朽也王肅曰朽壞也二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宰我爲臨菑大

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

夫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宰子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愈猶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

孔安國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殷曰瑚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夏曰瑚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

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

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

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

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

子止之子張子石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

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

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

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

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

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越絕書並無此五

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案微

曰激射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

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

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

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爲虛莽。案虛音墟，莽音莫，則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

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

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

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鈇音缺，謂斧也。劉氏步光

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

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

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

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

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公十一年。左傳：吳大破齊師，獲七將軍

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十三年。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公十一年。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

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

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

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按左傳：魯齊晉吳越也。存魯，亂齊，破吳，

彊晉，而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逐時轉易貨。取貨利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

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

于齊。

言偃，吳人。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爲武城宰。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

括地志云：在兗州卽南城也。與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爲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曰，割雞焉

用牛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道謂禮樂

也。樂以和人，孔子曰：二三子，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爲子游習

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爲絢兮何謂也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

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曰禮後乎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意可與言詩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之四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

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故號龍門石室學堂在也西河郡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

云塢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爲魏文侯

師論語小事亦其疎也四科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杏問國政焉其子

死哭之失明顯孫師陳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求也祿位也孔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所見危者闕而不行

則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雖不得祿得祿之道此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輿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子張書諸紳。國曰：紳，大
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言士之所在，
皆能有名。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
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而光卑而不可喻。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
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佞人黨多。
會參，南武城人。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字子與。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樓提
三尺，懸穀百粟，然猶北向而泣。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此爲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
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武城人。括地志云：在兗州。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
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而退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今吳
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
之子羽。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
按澹臺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爲宓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

音編下俱爲必少孔子四十九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

曰如魯無君子子賤爲單父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

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爲單父宰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

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

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家語云宋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曰穀餘也邦

有道當食穀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糲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

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

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

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繼之中孔安國曰累索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治長墓在城陽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家語作南宮括按其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曰羿有窮之

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涅殺之因其室而生奭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

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安國曰：孔
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安國曰：孔
賤不義而貴，國有道不廢，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魯人。家語云：齊。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云：未嘗風

節爲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字皙，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歸於夫子

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

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曰：賈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

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時爲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

也。謙辭。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馯音寒，臂子弘，馯音汗。

姓也。漢書及荀彘子皆云：字子弓。此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音疵。疵，音疵。疵，音疵。疵，音疵。

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門人。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音疵。疵，音疵。疵，音疵。疵，音疵。

燕人周子家豎豎音時與反周豎豎傳淳子人光子乘羽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

子羽傳齊人田子莊何田何字子莊儒林傳云何傳東武人曰屬琅琊王子中同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

同傳菑川人楊何商盟至楊何凡八代按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

費邑宰宿縣二十三里郛州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習而使爲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仕進之道未能

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公伯僚是譏盟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愨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

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孫信語患子路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

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懼懼將爲亂牛自宋來學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

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圃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言民化上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禮義與

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敬民乎賈子之器曰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人字有少孔子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以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離案毛傳曰畢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

室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八今後使行遠路畏虛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曰商瞿何子知子曰卦遇大畜長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景行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

命他何以知短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案已而果然敢問

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六斗四升曰

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冉子與之粟五秉曰乘五乘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

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

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

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曾家語曰魯人

曹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曾家語云子曾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

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曾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

史記關然自公伯察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夏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蓋伯玉申棧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音鉤句

秦祖字子南家語云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反鄒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子爲次乘過市衛南子招夫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云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家語云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家語云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

后處字子里家語云齊人

秦冉字開家語有事述而史記闕公伯察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夏三人

公夏首字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魯人

公堅定字子中人或曰魯人

顏祖字襄魯人

鄒單字子家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魯人

罕父黑字子索魯人

秦商字子不魯人

申黨字周魯人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魯人

左人鄆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曰魯人鄭玄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曰魯人鄭玄

步叔乘字子車曰齊人鄭玄

原亢籍籍鄭玄案語曰名亢字

樂歆字子聲魯人

廉絜字庸曰衛人鄭玄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

狄黑字皙家語

邾巽字子歛鄭玄曰魯人家語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字子農家語云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家語作子尙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案隱述贊曰。教典闕里。道在陳。那。吳。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考證

仲尼弟子列傳。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容齋續筆曰。史記稱宰我爲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爲辯之。以爲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爲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爲宰子。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爲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略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鷓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鷓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

以蠶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容齋續筆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軀殼百乘。○軀。韓詩外傳作轉。

司馬耕。○家語耕上有黎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虔。家語作處。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注。公孫龍。趙人。爲堅白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曰子張子石請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

漆雕徒父。○家語名從。

公堅定。○堅家語作肩。

葵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

步叔乘。○朱彛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

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

原亢籍。○亢家語作忼。或作桃。

樂欬。○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彛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國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

痤。痤音在戈反。公叔痤名。為中庶子。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

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後徙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

戰國策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

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而悖亂也。

音背。悖。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音甲。景姓。楚之族也。監。音甲。多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郟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音比。必察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與孝公曰。太久遠。

音不。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音稅。君大說之耳。音悅。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音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

商君書作必見警於人也。音到反。愚者闕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

言教弊爲政之術，所爲苟可，以彊國則不必須法於故事也。

苟可以利民，不循

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甘龍，名龍也。甘龍，孝公之臣。甘龍，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

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

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

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書作脩古。夏殷不易

禮而亡。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

什伍。劉氏云：五家爲保，十家爲而相收司連坐。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不

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匿姦者，與降敵同罰。謂降敵者，誅

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謂民有二男不別，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

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謂末利

謂工商也。蓋農桑爲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

事之人而貧者，卽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孥音奴。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爲屬籍。謂宗室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謂各隨其家爵秩之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

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其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謂鞅新變之法，令爲初令也。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趨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鞅爲大良造。即大上造也。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冀闕，即魏闕也。魏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疆，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音左，故反。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蓋安邑之東，山嶺中，條已東，連汾晉之險，豈是也。阻，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

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紀年曰。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徙也。卬徙州。從蒲州安。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瘞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於商二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此三邑。商君相秦十年。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邑。商君相秦十年。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孟蘭皋。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說音悅。與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爲自勝。若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視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譎譎。武王譎譎以昌。殷紂墨墨以亡。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

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謂立晉惠公，愷公文公也。一救荆國之禍。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救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款，叩也。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民之効上也。捷於令，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關，案：載者，徐廣曰：一矛，千將之雄儀，關亦作級，關所及反，駢，按屈虛干將，並古良匠造矛，載者名，顯野王云：鏃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鏃，其柄謂之矜，釋名云：戟，格也。旁有精，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是周書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尙將

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謂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爲國。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趙良勸令歸之。公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鄙。勸

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

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者。其効甚明。故云豈其微哉。

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

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

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虔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

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走音走。向也。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也。徐廣曰。地理志。京兆有

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鄭黽池者。時黽

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黽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

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刻謂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

說。非其實矣。其天資自有狙詐。則初爲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

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序論曰。秦孝

公保。遂以。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北。也。夫。商。君。極。富。兵。彊。長。雄。諸。侯。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君。秦。遂。以。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北。也。夫。商。君。極。富。兵。彊。長。雄。諸。侯。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勤。農。業。無。以。易。此。所。以。井。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長。而。不。親。夫。弱。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公。子。印。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長。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見。犯。之。齊。桓。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盟。舊。恩。棄。之。魏。之。明。信。詐。聚。三。軍。之。衆。秦。則。故。侯。長。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諸。侯。衛。鞅。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晉。文。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戴。帶。甘。棠。之。詩。是。也。譬。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涓。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讎。比。於。邱。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地。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詐。字。合。作。詐。誤。爲。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詐。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也。事。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主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寘。

考證

商君列傳。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顧炎武曰。此必安邑字誤。其下文曰。魏惠王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乃是自安邑徙都之事耳。安邑。魏都。其王在焉。豈得圍而便降。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若已降于五十年之前。何煩再獻乎。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董份曰。既云作爲。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

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索隱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焦竑曰。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

